



剡源人文版图里

的一抹异彩

——记“六自僧”周齐曾

□沈潇潇

雪窦山南麓的剡源是浙东唐诗之路东支线的一段，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历代隐逸之溪，从晋代王羲之避诏不起，至唐末陈棠，北宋曹放斋，南宋雪溪、陈著，元代戴表元，再到明末清初万泰、周元初、王玉书、王玉藻、陆贻庵、宗谊和张廷宾、邵以贯等，这些义士高人隐入剡源后纵情山水、寄情诗文，剡源九曲人文版图因此瑰丽多姿。其中，明末清初隐于剡源四曲柏坑（旧作白坑）榭树湾的周齐曾（1603-1671），更为人文斑斓的剡源添上了一抹异彩。

《清史稿》和清代《奉化县志》皆有周齐曾传。《清史稿》曰：“周齐曾者，字思沂，号唯一，鄞人，增远（即会稽人余增元）同年进士也。知广东顺德县事，变社仓为义田，而以社仓之法行之。国变后，弃官遁入剡源，尽去其发为发冢，架险立瓢，榜曰囊云，自称无发居士。剡源饶水石，与山僧樵子出没瀑声虹影间。”

周齐曾熬过30多年苦读，在崇祯十六年（1643）40岁时好不容易考中了个进士，当了个县知事，然猝遇国难，3年后便惶惶然隐遁山林，国运巨浪颠覆了个人命运小舟，自是悲凉！

《清史稿》惜墨如金或语焉不详，其实在“弃官”和“遁入剡源”之间，周齐曾还在绍兴归附过明宗室鲁王朱以海抗清，可叹的是在此外乱之际，朱以海和唐王朱聿键为争明室正统而内讧激烈。绍兴被破后，他“遁入剡源”也算是摆脱了炮灰命运。在隐居期间，同科进士王尔禄被清廷招为巡海道副使，他深知周的才干，也同情其遭遇，屡次致书、赠诗、送礼，又求面晤，请其出仕，周拒曰：“咫尺清辉，举目有山河之异，不愿见也。”我想，这体现了他在命运急转弯时的心态，表露出他愿以遗民身份终老、在山水中追逐心灵自由的坚决态度。王尔禄也曾去劝同科进士余增元出仕，也碰了一鼻子灰。人同此节，黄宗羲为周、余两人合撰了墓志铭。

周齐曾是奇人，屡有出人意外之举。他于清顺治三年（1646）隐入榭树湾，首个举动是去尽头发，自称无发居士。这还不够，后来随着积累的头发起来越多，他又郑重其事地筑了一座发冢，并自撰墓志铭，曰：“余去尽发……将投诸水，恶浮恶沉恶波逐；将投诸火，恶热恶烟，终将与腐草朽株同萎弃；又焉知不为人所误食，而为腹中蛇……于是执斧负耜，斩木穴土，选小石之平直坚确者瓮为冢。”并曰：“惟松有声可以无哭，惟蕤有露可以无泪，惟鸟石依依可无吊客，而今日之身首且为发，当松声，当蕤露，当鸟石，爱撮土为奠……冢既有发，非无物也。无人之冢，太虚寥廓，有物之冢，日出日入。”透过这些悲怆又不无诡奇的文字，周齐曾是将头发当成自己昔日的身首，削尽后悉数入冢，是想跟自己的过去作个彻底了断。

顺治四年，周齐曾在榭树湾搭建草瓢（圆形茅屋），名囊云庵，自撰《囊云庵记》，曰：

所居山谷“隔水众山如海波从风起，一峰逆流，奔注西去……人瓢须从溪，溪须筏，须舟，须梁。筏须竹，舟须板，须篙。梁须架木，须编柴。即负以涉，须人肩背脚力。或呼不至，须待……吾不惜吾胫，自不惧水、惧冷、惧沙石齿啮吾足板……故不舟、不筏、不梁、不人，止用吾胫……”这是记他以一已读书人之力，在“有石如屋、如城堞、如门阙、如人立、如卧、如偃仰，有涧蜿蜒如奔虬，有泉挂低壁”的山野间营造囊云庵的种种不便、艰辛。他同时又为山谷“雨后如饮虹，晴如撒珠。有木有草，不栽而花，或出石顶，或出石罅，或杂丛绿里，如绣、如抹、如泼”的美景所陶醉，这完全抵销了他的辛劳。庵何名为囊云？曰：“瓢所有惟云，与烟香俱远，与杨枝水俱净，与露俱润……然则吾即奉云为大和尚……一座囊云，始许共住。”原来，一座囊云草瓢原是他和云共住的地方，而奉云为大和尚，自己自然是小僧了。这又是奇人妙想。我的解读是：这座囊云庵是他迎接未来的象征，经此从旧日的人世济世之道向追求心灵自由的出世之道。

周齐曾早有禅学慧根，据传其少时就读，因终日不闻其读书声，有人便去窥视，发现他不是在读孔孟而在阅《南华》《楞严》二经。他人剡源后去发筑庵，自称“无发居士”“六自僧”，自是水到渠成。但他又不似寻常之僧，他自号“六自僧”（自盖茅舍、自樵、自耕、自春、自炊、自宿），凡耕田、治圃、伐薪、汲泉、炊事，不辞劳苦，一一躬亲，自食其力，这就是他的日常禅行课目。囊云庵也不是常见的寺庵，只是一座他用来栖身修心的草瓢茅屋，心有禅而外不拘于形，迎风的门洞只囊纳飘过山谷的云朵——自由的云是他心目中的大和尚，他只想在其间成为一个自在的伴云之人。他的同乡晚辈、史学家全祖望为此称他“不肯人传灯之列”。

漫说山容淡欲妆，孤光寂寂净于霜。

路逢仄处僧为杖，梦若酣时石即床。

种到竹无酒自醉，煮来茶得水偷香。

独抒心冀人相识，六诏今谁旧姓王？

周齐曾诗、文、画皆通，著有《囊云诗草》，这是组诗《囊云晚兴》中的一首。诗首联即展现出他对山水之美的精微观察，颌联描绘徜徉山水间的闲适情状，颈联透露山居日常的悠然自得，尾联披露了历经世事沧桑后的内心彻悟与超然。《清史稿》称其诗文“为诗文机锋电激，汪洋自恣”，清光绪《奉化县志》称其“文词高清旷逸，绝去烟火间，图山水笔意，亦出尘外”。在我看来，他的诗语言风格清新自然，是“六自”隐居生活的写真，更是追逐心灵自由的自然袒露。他的禅在日常劳作中，在自然山水中，在诗意心灵中。

百余年之后，全祖望亲临剡源考察周齐曾等一众明代遗民踪迹，并有记：“榆林当明末为诸遗老避迹地，而四先生最高，东南高蹈之士多归之。”他所称的四先生，即同隐在剡源的周齐曾和王玉书、周元初、陆贻庵。王

玉书、周元初、陆贻庵本是甬上书生，清兵南下之际纷纷罄家财以输饷，资助钱肃乐、张煌言抗清，甚至投笔从戎，受挫败后才退隐剡源。其中陆贻庵在剡源期间还为反清义军募兵。同时期，还有曾为鄞县教谕的余姚人张廷宾隐入雪窦为僧，结跏于妙峰之上。他们与周齐曾徜徉山泽，唱和往来，其中四先生的诗作合编为《霜声集》。《霜声集》和《囊云诗草》，初刻版毁于火，后经全祖望重新辑录成诗、文各二卷，至今仍有流传、收藏。

与周齐曾交往的也有奉化本地士绅，如在剡源公棠编茅以栖的周志宁，从周齐曾祝发更名的孙士华，他们在囊云庵与周齐曾品茗长谈，吟诗作画。周志宁、孙士华均有访囊云庵诗：

羊肠九转随溪曲，鸟道千盘隐落曛。

黄叶满山看谢客，白云无日不知君。

闲题尺素邀松子，漫倚孤桐数鹿群。

楚使来寻那得见，有时清啸月中闻。

廿载囊云伴杖藜，山空惟有两心知，

移花笑我多成癖，爱石如君亦近痴。

七十已完彭泽志，半生题遍剡溪诗，

采薇人去清风在，响绝高山为子期。

两诗与周齐曾的诗异曲同工，共同抒发了在自然中放飞心灵的心声。孙诗又以商末名士伯夷、叔齐和战国时期中山国大夫子期喻指周齐曾，可见他们相交相知之深。

周齐曾与高蹈之士交游，也与“山僧樵子”交往，他在一首《赠吕叟》诗中写到“年来勤穡事，晴雨颇相关”，吕叟不知何许人也，或许是山中一位时时关注天雨天晴的“勤穡”樵夫吧。

夫子悠然去，孤峰自辟门。

地容方丈洁，天护草堂尊。

风节千春见，行藏两世论。

荒荒西日下，梵磬肃朝昏。

他们的诗与周齐曾的诗异曲同工，共同抒发了在自然中放飞心灵的心声。孙诗又以商末名士伯夷、叔齐和战国时期中山国大夫子期喻指周齐曾，可见他们相交相知之深。周齐曾与“高蹈之士”交游，也与“山僧樵子”交往，他在一首《赠吕叟》诗中写到“年来勤穡事，晴雨颇相关”，吕叟不知何许人也，或许是一位时时关注天雨天晴的“勤穡”樵夫吧。

夫子悠然去，孤峰自辟门。

地容方丈洁，天护草堂尊。

风节千春见，行藏两世论。

荒荒西日下，梵磬肃朝昏。

这是清初甬上著名诗人李邕嗣的《囊云大师山居》诗。李比周齐曾小十九岁，当时有“几欲夺江南半壁以自霸”之文名，诗中对周齐曾品行的高度评价和浓浓的缅怀之情，代表了甬上后学对周的崇敬有加。后来，他所居山谷人称囊云谷，“囊云晚眺”成为柏坑村《陈氏宗谱》所列“白坑十景”之一，并有诗咏之，则是民间草根向他的深情致敬。